

# 怀揣仁术广济世，不求名利扬医德

## ——永丰路边这组雕像，记录着一段医界美谈



兰雅谷



常敬毅

姚江之滨永丰路西头，坐落着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。对面的休闲花园里，耸立着几组雕塑。雕塑由首届中国宁波城市雕塑设计大赛获奖艺术家李峰创作。其中一组雕塑，是一对身着清末服装的年轻夫妻，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向一位飘着胡须的洋人，施以感激之礼。

这位洋人是詹姆斯·格兰特，他给自己起了个好看的中文名——兰雅谷。一块黄铜制作的铭牌，标题是“医德兰雅谷”，铭文写道：

### 新知

徐文秀

一段时间以来，不能正确对待组织的现象和问题，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，不得不让人深思，也令人警觉。

现实中，有的取得了一点成绩、有了些进步、获得了些荣誉，言必称自己多么辛苦、多么不容易，很少甚至闭口不谈组织的长期教育培养，眼里根本看不到组织的影子和作用；有的对组织的话选择性地听，合意则听，不合意则不听，对组织的批评教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对组织的安排顺我者从不顺我者拒，甚至讨价还价、漫天要价；还有的欺骗组织、忽悠组织，跟组织玩捉迷藏，不跟组织上说真话实话心里话，对待组织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对抗组织；等等。

组织是谁？组织是什么？组织作为名词，指的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，是一个地方和单位决策指挥枢纽，通俗

华美医院第三任院长兰雅谷（加拿大籍）集永丰门城砖重建华美医院，让历史记忆保留至今。兰雅谷超越国度、种族和宗教信仰，华美医院是宁波首家引进产科并推行恩床模式的医院，开启了永丰门与华美医院血脉相连的医德之门。

1843年1月1日，宁波正式开埠。这一年的11月11日，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来的传教士马高温来到了宁波。马高温很聪明，他知道死板地传教不太可能打开局面，于是就开办了一个小诊所，因为他通晓医术，就开始用听诊器加简单的西药给中国人治病。对普通的伤风感冒、肠胃不适，甚至一些儿科、外科和皮肤科的疾病，往往是药到病除，一时间被传为“神医”。

1847年，美国浸礼会为了加强施医传教的力量，又派医士白保罗夫妇来宁波主持诊疗业务。白保罗在北城门江边建起男病室，设病床20张；借宁波月湖书院培训中国医务人员，以作扩展诊所业务之用。后来又增添了女病室，病床10张，并正式将诊所定名为“宁波大美浸礼会医院”。1889年白保罗因病离世，由兰雅谷继任院长。

兰雅谷1861年6月21日生于加拿大，1889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，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，受教会派遣到宁波大美浸礼会医院接任院长。兰雅谷当华美医院院长后，新建了病房与手术室，附设医院学校，并将大美浸礼会医院，改名为“华美医院”，把“大美”改成“华美”。

兰雅谷医技精湛，医德高尚。他来到华美医院后，将其担任宁波海关港口检查官14年的酬金，全部捐给医院，用于扩大病房和新建手术室。医院住院病床有时周转不过来，他就把病人带回家中，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人。

1920年6月20日，为庆祝兰雅谷六十大寿和来华三十周年，他收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贺礼500份，扣除庆生宴会的费用外，还余下2026银圆，全部捐给医院，用以购置先进的X线机及医院大楼的建设。对他的善举，时任“大总统”黎元洪给他颁发了三等嘉禾章。这是专门奖励对国家有功德的人，授给一个外国人，是非同寻常的殊荣。



“医德兰雅谷”雕塑

(常敬毅 摄)

# 组织是谁？怎样对待组织

宝贵财富，这种属性决定了“听党的话”“听组织的话”天经地义、责无旁贷。听组织的话，一切相信组织、服从组织、依靠组织，是检验政治立场、政治态度和原则的试金石，任何与组织离心离德、心照不宣的言行都是不讲政治的表现。

怎样对待组织是一个觉悟问题。觉悟基于认知，觉悟源于思想。现实中，一些人对组织的思想认知出现了空想那样的偏差，有的认为组织是空的虚的，甚至认为组织被个人化了，个别领导“被代表”了，觉得组织靠不靠得住，往往取决于跟领导的关系，取决于会不会贴靠、巴结领导，于是认为靠组织不如靠自己、靠关系、靠朋友等等。组织不是一个空壳，它必须有“代言人”，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然地扮演组织的角色，承担着组织的责任。“吾爱吾师，吾

更爱真理。”正确处理与领导的关系，从道不从上、唯实不唯上，是相信组织、依靠组织的题中之义。

怎样对待组织是一个情感问题。认同、认可组织，其实是归属感的问题。组织培养干部是不容易的，就像小树苗一样，从开始的浇灌培育，到每一次的修剪枝叶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，个人的能量再大也敌不过组织的力量。父母赋予每个人自然生命，组织则给了政治生命。

怎么对待组织是很现实的问题，它关乎干部的健康成长，关乎组织作用的发挥，关乎良好政治生态的涵养与培育。只有正确地对待组织，才能更好地形成“干部一心想着工作，组织一心想着干部健康成长”的良性循环。

来源：学习时报

# 饭吃之会饱 书读之会好

## 老话新聊

桂晓燕

宁波老话讲：“饭吃之会饱，书读之会好。”您也许觉得，介简单道理，啥人勿晓得啊？不就是用吃饭比喻读书，强调读书的重要和好处吗？

这话看似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大家知道的是，开卷有益，增智养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；古代的文人靠读书考取功名，走上仕途；现在的学生靠读书获得知识和文凭，谋求发展；大家不太知道的是，读书还能使人健康长寿！

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著名物理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说的。就在10月1日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的现场，杨先生向大家分享了他的六条长寿秘诀。第一条就是读书！

杨振宁先生强调：读书的作用胜过一切保健品！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和学问，还能起到防治疾病的重要作用。因为读书能使人的心静下来，而静心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。

其余五条秘诀依次是：少食多餐、保持良好心态、坚持适当锻炼、从不乱吃药、遗传了母亲的长寿基因。开一句玩笑，最后一条需要投胎技巧，难以模仿；其余四条基本上是长寿老人共有的，也是经常被推荐的经验。可以说，令人耳目一新、深受启发的秘诀，非读书莫属！

“饭吃之会饱，书读之会好。”这句老话在杨振宁先生身上，得到了生动体现；而当年和他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先生，也同样如此。杨先生今年100岁大寿，李先生今年也已96岁高龄。这两位从西南联大起飞的炎黄子孙，既是科学界熠熠生辉的明星，又是令人钦佩羡慕的老寿星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

据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，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遍长寿。如经济学奖得主平均寿命达到85岁，有一半以上超过90岁，还有不少超过100岁的。早在1950年，就有学者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，进行过相关研究。据统计，当时他们的平均寿命为74.7岁；而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才65岁。

各国诺贝尔奖得主普遍长寿，在全世界传为佳话；无独有偶，我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寿星辈出，也被人津津乐道。该系教授楼宇烈在《文明之旅》节目中谈到，尽管自己已经年近八旬，但在北大哲学系，不敢自称老人。因为北大哲学系是公认的“长寿系”，在那些比自己年长的同事面前，只能当小弟了。

李中华教授作为北大哲学系的

扛鼎人物之一，曾师从冯友兰、张岱年等哲学名家。他告诉大家，在北大哲学系，载入史史的人物中，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，占总数的四分之一；85岁以上的22人，几乎占了一半。

系主任王博教授，在许多场合谈到，北大哲学系是有名的“长寿俱乐部”，哲人的长寿是他们的一大骄傲。他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，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。”

为什么科学家和哲学家特别长寿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，秘诀就在于他们的学习和思考。终生不懈的读书学习、深度思考，使他们的脑细胞被大量激活，长期保持大脑的活力。同时学习能不断增加知识、丰富修养，促进他们发挥聪明才智，多作贡献，从而获得成就感和快乐。而中国的哲学，蕴含明理节欲、修身养性的道理，本身就具有养生的作用，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长寿优势吧。

古人知道杜甫说过的这句话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事实上，古人一般不但活不到70岁，连40岁都是奢望！据1996年《生命与灾祸》杂志刊文记载，中国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大致如下：夏、商时期18岁，周、秦时期20岁，汉代22岁，唐代27岁，宋代30岁，清代33岁。

古人的寿命为什么这么短呢？原因主要有三个：一是古代生产力低下，许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忍饥挨饿，营养不良，怎能活得长？二是古代医疗水平有限，许多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疾病，能要了古人的性命。比如屡立奇功、威震匈奴的西汉名将霍去病，也没能“去病”，据说死于伤寒，年仅23岁。三是古时战乱频仍，杀戮惊人。如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，秦将白起残酷坑杀赵国降卒40万，使得赵国人口大减，一蹶不振。

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，人类的数量和寿命在逐渐增长。挪威生理学教授爱德华·梅布利特夫妇认为，近半个世纪，全球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，超越了前10个世纪，这与信息爆炸促进大脑的高速运转，有直接的关系。由于爱德华夫妇发现了人体“大脑中的GPS”，共同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。

所有的研究和案例都表明，多多用脑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和长寿秘诀。那还要不要走路？要不要唱歌？要不要大笑？……当然都可以，这与多多用脑一点也不矛盾。杨振宁先生的长寿秘诀，也不止读书思考一条嘛。

“饭吃之会饱，书读之会好。”让我们好好吃饭，好好学习，活出健康，活出长寿，活出人生的精彩！

# 范仲淹识才选才

## 温故

王厚明

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非常注重为社稷选拔人才。“推毂天下士，百年用其余”，就是他选贤任能的最好注脚。

育才造士，为国之本。范仲淹善于识人用人，大力选拔栋梁之材。狄青擅长骑马射箭，作战经常自己做先锋。担任延州指挥使时，他曾经历大小二十五次战斗，八次被流箭射中。经略判官尹洙，将狄青推荐给范仲淹。范仲淹认为狄青才能出众，很是看重，拿出《左氏春秋》送给他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。”勉励狄青学古知今，不当只有匹夫之勇的武夫，狄青“折节读书，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，由是益知名”。

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。范仲淹有识才辨人的独到眼光，还有知人善任的伯乐情怀。《宋史·卷四百二十七》记载：张载少年时，喜欢谈兵论武，21岁时满怀一腔热血，写成《边议九条》，向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、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，陈述见解和意见，打算联合焦寅（陕西永寿人，精通军略）组织民团，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。

范仲淹与张载交谈后，“知其远器”，去当将领实在屈才，于是对他说：“儒者自有名教可乐，何事于兵？”认为张载在研究儒学上下功夫，一定可成大器。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，经过十多年苦读，悟出了儒、佛、道互补互融的道理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，成为理学创始人之一、关学创

始人，与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颐、程颢并称“北宋五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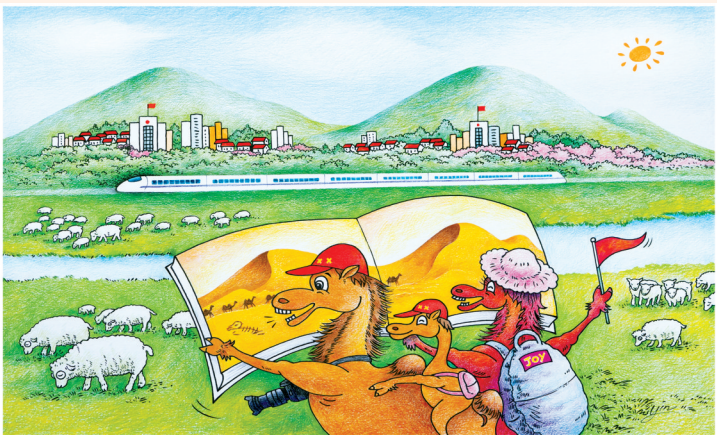
范仲淹有识人之术，更有容人之量。宋人俞文豹的《清夜录》载：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，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，唯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，不在城里，未得提拔。苏麟向范仲淹献诗一首，其中两句为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逢春。”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意，便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。后来，苏麟也得到升迁。

范仲淹识人用人，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节，对有气节才智的人，不拘泥于琐碎的小事，如孙沔、滕甫等都受到他的器重。他选用的幕僚僚佐，都是一些被贬官而尚未复职的人员。有人觉得奇怪，范仲淹解释道，有才能而没有过失的人，朝廷自然不会任用他们。至于那些不幸受过处罚的可用之才，如不找机会起用他们，就要变成废人了。

用人必考其终，授任必求其当。范仲淹选用人宽宏大量，但对官员的考核与任命极为严格。朱熹著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七“参政范文正公”记载：宋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与韩琦、富弼等推行新政，担心地方各路监司不能切实监督实施，大张旗鼓地进行人事撤换。范仲淹取来官员名册，一个个检查官员的任职情况，凡是不称职的，他在名册上“一笔勾销”，换上能干的。

枢密副使富弼于心不忍，劝他说，您这一笔下去很轻松，可是会使他们一家人痛哭的！范仲淹说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贪官污吏一家人哭，比起他们祸害千家万户、让一路人哭（路，宋代的行政区域）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## 漫画角



故地重游

尹元钧 绘



配合默契

于海林 绘

## 双丰收

蓝波 绘

